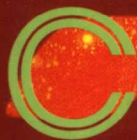


科幻世界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银河系公民



CITIZEN

OF THE GALAXY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王泰祥 译 李叶林 校



世界科幻泰斗 罗伯特·海因莱因
最受欢迎的十大佳作之一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姚海军 主编

银河系公民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CITIZEN OF THE GALAXY

世界科幻泰斗 罗伯特·海因莱因
最受欢迎的十大佳作之一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ROBERT A. HEINLEIN



CITIZEN OF THE GALAXY by ROBERT A. HEINLEIN
Copyright: © 1985 BY ROBERT A. HEINLE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INANZA,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河系公民 / [美] 海因莱因 著; 王泰祥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6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758-8
I. 银… II. ①海… ②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8507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银河系公民

著者	[美] 罗伯特·海因莱因
译者	王泰祥
校订	李叶林
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封面设计	李益炯
版面设计	李益炯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9.5 字数 190 千 插页 2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5 年 6 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6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套价	18.00 元

ISBN 7-5364-5758-8/I · 72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

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做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由于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



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在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首席科幻大师——罗伯特·海因莱因

作为美国科幻的代表性人物，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1907～1988）头上有着数不清的桂冠：“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美国科幻空前绝后的优秀作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四大才子之一”……然而，这位备受推崇的世界级科幻大师之所以能走上科幻之路，却缘于一次偶然。

那是在1939年，当时的美国经济正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陷入萧条，正在费城美国海军实验站担任工程师的海因莱因也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来。恰在此时，一家科幻杂志刊出了一则科幻小说征文比赛的启事，奖金50美元。从小就是科幻迷的海因



莱因于是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并最终把它寄给了可能会给他更高稿酬的著名科幻杂志《惊人故事》。《惊人故事》的主编——大名鼎鼎的坎贝尔——慧眼识金，当即以7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篇名为《生命线》(Life-Line)的短篇杰作。

科幻史上有很多改变科幻文学面貌的偶然，针对海因莱因的这一次，美国著名科幻评论家詹姆斯·冈恩评论道：“海因莱因在32岁时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与此同时，坎贝尔则找到了他的明星作家。”

海因莱因的早期作品，主要是“未来史”丛书。他著名的“未来史丛书纲要”于1941年发表后，曾为许多科幻作家仿效。以此为基础，他创作了大量的“未来史”故事，这些故事在20世纪50年代集中收录在《出卖月球的人》(The Man Who Sold the Moon)等中短篇集中。这些集子一版再版，至今仍然热销。

二战结束后，海因莱因开始在美国一流文艺刊物《星期六晚邮报》上连载他的“未来史”系列的重要作品——《地球的绿色山丘》(The Green Hills of Earth)。这次连载可算是美国科幻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它标志着科幻小说从廉价的三流读物向高级的娱乐作品的跃升。

海因莱因还写了很多少年科幻故事，其中，《伽利略号火箭飞船》(Rocket Ship Galileo, 1947)的构思为1950年的科幻电影《目的地：月球》所采用，而这部电影则是20世纪50年代科幻电影走向繁荣的起点。海因莱因随后又连续出版了《滚石太空家族》(The Rolling Stones, 1952)、《星球人琼斯》(Starman Jones, 1953)、《星兽》(The Star Beast, 1954)、《银河公民》(Citizen of Galaxy, 1957)等一系列少年科幻故事，在少年科幻小说领域赢得了受人尊敬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海因莱因科幻创作的鼎盛期，他连

续出版了《傀儡主人》(The Puppet Masters, 1951)、《进入盛夏之门》(The Door into Summer, 1957)等一系列高水准的科幻长篇,其中,《双星》(Double, 1956)、《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 1959)、《异乡异客》(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1961)和《严厉的月亮》(The Moon in a Harsh Mistress, 1966)为海因莱因赢得了四座雨果奖奖杯。

海因莱因一生创作了十多部短篇科幻小说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异乡异客》仅在美国就卖出了七百万册;1946年、1961年和1976年,海因莱因三次被邀为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宾;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从1974年起开始不定期颁发“科幻大师奖”,海因莱因是第一个荣获“大师”称号的科幻作家。

1988年,海因莱因逝世。美国华盛顿特区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特别为他颁发了“杰出公民勋章”。



第一章

“第 97 批是——” 拍卖商大声地宣布，“一个男孩。”

因为刚才晕船了，所以那个小孩现在还是有点儿头昏脑胀的，身体仍然不太舒服。他乘坐的那艘奴隶贩运船长途飞行了四十多光年，船舱里充满所有奴隶贩运船上都有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气味和氛围：从挨肩擦背没有洗过澡的身体上散发出来的臭气，加上呕吐物的恶臭，还有舱内那种恐惧感，以及古已有之的悲伤。所以，这时他脑子里还是晕晕乎乎的。不过在贩运船里，他只是那群人中大家都认识的一个孩子。每天可以吃饭，能相安无事地争到饭吃。他甚至在船上交上了几个朋友。

现在到了地面上，这个男孩又是一无所有了：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朋友，又要被卖给别人了。

拍卖台上，刚才一批“货物”——里面有两个据说是双胞胎的金发女孩——一槌落定被卖出去了。当时竞争非常激烈，价格卖得很高。这笔生意敲定之后，拍卖商带着满意的笑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男孩说：“第 97 批——把他推上来。”

那个孩子挨了一巴掌，跌跌撞撞地被搽到拍卖台上。他紧张地站在那里，怒气冲冲地向四周扫了一眼，把那些自己被围在小围栏里看不到的东西统统看了一遍。眼前这个奴隶市场位于著名的自由广场航天港一侧，正好面对由萨尔贡执行委员会命名、九个星球共商大事的赫赫有名的国会大厦。但是那个孩子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连自己现在到底在什么星球上都不知道。他只是愣怔

地看着前面的人群。

离这个奴隶拍卖台最近的地方站着一群乞丐，已经做好了向买主们乞讨财物的准备。围成半圆形的乞丐群后面是富人和权贵们的座位。那些头面人物两侧站着他们的奴隶、搬运工、保镖和驾驶员。有的随行人员在富人的汽车和豪富们的轿子旁边转悠。尊贵的先生和女士们背后是一些平民百姓，游手好闲者、好奇者、自由民、扒手、卖冷饮的小贩，还有一个过路的普通商人。那个普通商人没有资格入座，只想为妻妾们买一个勤杂工、办事员、机修工，哪怕买个仆人也好。

“第97批——”拍卖商重又喊了一遍，“是一个健康的好小伙，可以作听差或者解闷使唤。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可以把他当作家仆来用。瞧——”话音未落，只听拍卖场后面的航天港里传来一声尖啸，又有一艘飞船着陆了。

绰号叫做“跛子”的老乞丐巴斯利姆光着膀子，眯着眼睛，东张西望地看了看拍卖台四周。在巴斯利姆看来，那个孩子不像是个温顺听话的家仆，倒像是一头被人追杀的野兽。他又脏又瘦，满身都是紫斑，污垢下面的脊梁上露出白色伤痕和从前主人们留下的转让签名。

从孩子眼神和耳廓上看，巴斯利姆猜测他一定保持着尚未变异的地球人血统。身材矮小、惶恐不安、充满敌意、男性，除此以外，巴斯利姆再也得不出什么结论了。那个孩子看见有个乞丐盯着自己，也瞅了他一眼。

喧闹声停止以后，坐在前排的一个纨绔子弟懒洋洋地向拍卖商挥了挥手帕：“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了，你这个混蛋。把像上一批一样棒的货物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请稍微等一等，尊贵的先生。我必须按照目录顺序出售所有货物。”

“滚开！或者把这个饿鬼赶到一边去，先让我们看看其他货色。”

“请你帮帮忙好不好，我的先生。”拍卖商提高嗓门，“大家都希望我快点拍卖掉这批货，我相信你这位尊贵的雇主一定会同意这个做法。说实在的，这个漂亮小伙子很年轻，但是，他的新主人必须好好地调教他。因此——”站在一旁那个被拍卖的男孩几乎没听别人说话，因为他对这种语言只能听懂几个字，再说，听懂这些话对他又有什么用处？他看了看蒙着面纱的女士和高贵的先生们，心里猜想着哪一个会成为自己新的冤家对头。

“——我们先来一个最底起步价，接下来价格马上就可以翻上去。开始！有报出20星元的吗？”

场下一片死寂。这时，一位从脚上穿的凉鞋到头上裹着的镶花边面纱都很入时的女士往那个纨绔子弟身上靠过去。他们俩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放声大笑。只见那个男人皱了皱眉头，然后掏出一把小刀，装出一副要修指甲的样子。“我说过了，叫他滚开！”他大声吼叫着。

拍卖商叹了一口气，说：“我请你记住，这位有教养的先生，我必须对我的顾主负责。不过我们可以从更低价格报起。10星元要不要——对，我说的就是‘10星元’。这个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台下仍然没有应声，拍卖商显得十分惊讶——难道我耳朵聋了没听见吗？是不是有人已经伸出指头想要报价，而我还没有看见呢？“我请你们想一想，在这里，你们见到的是一个新到的像一张白纸一样干净的少年，你可以在这张纸上画上你所喜欢的任何图样。只要花上这么一笔小钱，就可以得到他这么一个哑奴，或许还能把他变成一个你想要的人呢。”

“或者你还可以把他拉去喂鱼！”



“也许你还可以将他喂……哦，这个笑话很聪明，尊贵的先生！”

“我听够了。什么东西让你觉得，那个可怜的家伙竟可以派上各种各样的用场呢？也许他是你儿子吧？”

拍卖商强装笑颜，说：“要真是我的儿子，我肯定会感到自豪的。倘若我能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孩子的来历就好了。”

“这么说来，你对他是一无所知了。”

“虽然我没有发言权，但我还是可以看出他头骨的形状和完美的耳廓曲线。”拍卖商拍了拍男孩耳朵，接着又拉它一把。

男孩拧了一下拍卖商的手，还上去咬了一口。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拍卖商赶紧把手抽回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多么机灵勇敢的孩子啊！看来拳头是制伏不了他的。多好的人种！你们看他的耳朵。有些人说，这是银河系里最好的耳朵。”

拍卖商朝台下看了看，目光落到那个纨绔子弟身上。他是辛唐第四国人。这时他正脱下头盔，露出典型的辛唐人毛茸茸又长又尖的耳朵。他身子前倾，两只耳朵抽动着。“谁是你尊贵的保护人？让他出来！”辛唐人厉声朝拍卖商喊着。

台下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那个老乞丐巴斯利姆急忙奔到拍卖台一角附近，想避开众人耳目。不知为什么，那个男孩也紧张地向四周望了望，大概意识到不幸又要降临到自己身上了。拍卖商脸色都变白了——在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敢直视那个辛唐人。“我的先生，”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你把我的话理解错了。”

“你再敢放一个关于‘耳朵’和‘最好人种’的屁给我看看！”

虽然人们能看到警务人员，但是他们都在远离现场的地方。拍卖商舔了舔嘴唇，说：“请安静，高贵的先生。我的这些孩子快要饿死了，所以才到这里来拍卖，再说，我只是引用了一句普通人

的话——而且这也不是我的观点；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快点拍卖掉这个奴隶，我想，你们的心情也会跟我一样，是吧。”

听了他的话，大家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声音打破了沉默：“哎呀，就让他说算了，德瓦罗尔，别生气了。那个奴隶的耳朵是什么形状，也不是拍卖商的过错，他只是想把他卖掉就是了。”

那个叫德瓦罗尔的辛唐人气呼呼地说：“那就快卖吧！”

听了这话，拍卖商终于喘了一口气，说：“好的，先生。”他重新打起精神继续说道，“刚才在这笔小生意上浪费了点时间，我请诸位先生和女士们原谅。现在就请随便出价吧。”

等了一会儿，他又忐忑不安地说：“我没有听见报价，也没有看见有人要出价。现在没人要买，一次……如果你们不要，我想让他再回到围栏里去，同我的老顾客商量一下再卖掉。没人想买，第二次。接下去还有许多好货要卖，要是不让你们见见那些漂亮货物，一定是件遗憾事。无人报价，第三——”

“你出个价！”那个辛唐人对老乞丐说。

“啊？”老乞丐下意识地伸出两个指头。拍卖商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说：“你要竞标？”

“是的，”老人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如果先生和女士们都允许的话。”

拍卖商看了一眼坐在座位上的人们。这时，人群中有人喊着：“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有钱就行了。”

辛唐人点了点头。于是拍卖商马上说：“你想出两星元买这个男孩？”

“不，不，不，不是！”巴斯利姆大声叫着，“是两毛！”

拍卖商朝他作了一个踢一脚的动作，老乞丐马上把头扭向一边。拍卖商喊了起来：“滚开！我要教训教训你，看还敢不敢来戏



弄你老子！”

“喂，拍卖商！”

“嗯？怎么啦，我的先生？”

辛唐人说：“你说过‘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买的’，把孩子卖给他。”

“可是——”

“听我的。”

“先生，只有一次报价，我是不会卖的。法律上讲得很清楚，一次性报价不能算是拍卖，除非拍卖商已经事先报出了底价，否则，即使有两次报价，也是无效的。现在，我事先又没有报底价，所以，我不能做这笔少于三次报价的交易。尊贵的先生，这条法律保护的是货主利益，而不是可怜的我。”

有人喊道：“法律上就是那么说的！”

辛唐人皱了皱眉头，说：“那就报价吧。”

“只要先生和女士们满意就好。”他面对下面人群说，“现在来拍第97批：我刚才听到有两毛钱的报价了。谁愿意出四毛？”

“四毛。”辛唐人说。

“五毛！”有人也跟着叫了起来。

辛唐人示意让那个老乞丐过去。这时，巴斯利姆正用双手和一只膝盖支撑在地上，拖着一条假腿，身上挂着一只讨饭碗，慢慢地向前爬去。只听拍卖商开始拖着长音吆喝着：“五毛钱，一次……五毛钱，两次……”

“六毛！”辛唐人马上朝老乞丐那里走了过去，向他的碗里看了一眼，同时掏出自己的钱包，将一把零钱扔给他。

“我听见有报六毛的了。有没有报七毛的？”

“七毛。”巴斯利姆还是用低沉而又沙哑的声音说。

“有人报了七毛。你们场下有没有竖起大拇指的？你们有谁想

出八毛吗？”

“九毛！”老乞丐赶紧又插了一句。

拍卖商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下，再也没有人报价了。这个价格快到一星元了，对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此时已经不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时候了。有钱的先生和女士们既不要那么一个一钱不值的奴隶，也不想坏了那个辛唐人的兴头。

到了这个时候，拍卖商只好单调而反复地喊着：“九毛一次……九毛两次……九毛三次——成交！”他一使劲，把小孩从拍卖台上推了下去，差点让他摔进老乞丐怀里，“把他带走滚开！”

“别急，”辛唐人警告说，“开一张单子。”

拍卖商憋着一肚子气，在一张早已为第97批货物备好的表格上填上价格和新主人的名字。巴斯利姆付了9毛钱，然后不得不再一次接受辛唐人施舍，因为这笔交易的印花税比卖价还要高。那个男孩静静地站在一旁，心里明白，自己又一次被卖给了别人。他知道，那个老人就是他的新主人——但他并不觉得这是件对自己很重要的大事，其实他根本没去想什么主人的事。这时双方都忙着上印花税，他趁机休息了一会儿。

付清印花税以后，老乞丐好像看都没看他一眼，伸出手臂，一把便抓住孩子一只踝关节，把他拉到自己身边。然后，巴斯利姆挺起身子，将一只手搭在小孩肩上，把他当成了一根拐棍。小孩感到有一只骨瘦如柴的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心里自然而然放松下来。不知为什么，有时候，要是你刻意放松，轻松反而总是迟迟不会到来。

在孩子搀扶下，老乞丐走到辛唐人跟前，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好心的先生，”他声音沙哑地说，“我和我的仆人谢谢你了。”

“不要客气，没有关系。”辛唐人挥了挥手帕，意思是叫他们回去。

